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頹壃埸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煞人取指冠首為

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遥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
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

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
行導化遥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
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
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
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劍往逆世尊
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
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
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
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陁訛也）是
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
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
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
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
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
一甎室巋然獨在中有佛像昔者如
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
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
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獨焉
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
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
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
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
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
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

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
此地為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
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
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
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不耐看病
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
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
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蓐親為盥
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
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
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
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
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
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
子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尒舍利子曰且止

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

子補護法衣没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介舍利子曰且止

須我補音與子偕行没特伽羅曰若
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至大會
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
帶我身或動時没特伽羅運大神通
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
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没特伽羅
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
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
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
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寘祇警
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
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煞婬女以
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
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
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婬女
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煞之埋屍
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
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
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煞而
滅口既婬既煞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煞而
滅口既婬既煞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云 [illegible]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
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
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蔵後為利故
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
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来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
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諭
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来至於此也地遂
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苾芻毀謗如来生身陷入地獄瞿
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
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来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
道弟子遥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懐繫木盂至給
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說法
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
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
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
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
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
洞無崖底秋夏霖雨灊池泛溢而此
深坑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
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来在昔
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
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
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
者舍利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
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来建立精舍
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
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
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来
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曰毗琉離王
訛也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
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
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
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

處毗盧擇迦[illegible]
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
樹下毗盧擇迦王遥見世尊下乘礼
敬退立言曰茂樹扶踈何故不坐枯
株朽蘖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
枝葉也枝葉將危庇廕何在王曰世
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覩聖感
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
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
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
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
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
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
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
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
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
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
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
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
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
擇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

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
甚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

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
擇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焼王聞佛
大唐西域記巻第六 東八丈 疑
記甚懐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
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娯遊樂
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
焰飈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
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来
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
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盗五百攅行邑
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
眼棄於深林羣盗苦逼求哀稱佛是
時如来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
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往發菩提心
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
中人壽二万歳時迦葉波佛本生城
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
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
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
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迦羅衛國
北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
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把周量不詳
大唐西域記巻第六 有カヌ 笑
其内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跡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

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
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礼敬請就寶
大唐西域記第六
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
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
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
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
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
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
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
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
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强力自外而
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
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
引象批其頳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
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塡塞難陁後至
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
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
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
陁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
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土俗相傳
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
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
耶輸陁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
大唐西域記第六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

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
耶輸陁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
馬淩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
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
是太子遊觀覩相增懷深厭塵俗於
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
是賢劫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
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
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
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
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
事無憂王建焉
迦邏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
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
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
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
父之處次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
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
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
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
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

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
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
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虜其
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並從殺
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
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
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
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
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
毗盧釋迦王毗盧釋迦欲就舅氏請
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
駕諸釋聞之逐而詈曰卑賤婢子敢
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
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
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
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
為承輪王之胤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
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
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
羅國王一為商弥國王奕世傳業苗
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

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
裔不絕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第十二張　宗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釋迦如来成正覺已還
國見父王為説法處淨飯王知如来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懐渇仰思得
礼敬乃命使請如来曰昔期成佛當
還本生斯言在耳時来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来告曰却後七日當
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
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来與
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
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維佛在衆如
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
虚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礼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尼拘盧陁僧伽藍其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来於大樹下東面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来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内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
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
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
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第十三張　宗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

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
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
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
將太子至彼脩敬是時傅母抱而入
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
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
諸釋角藝射鐵皷從此東南三十餘
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
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挍能弦矢既分
穿皷過表至池沒羽因涌清流時俗
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
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
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
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
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
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
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
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踴出住虛空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第十丈 疑
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
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
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與浴
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
浴洗而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
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
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
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
四大天王以金色㲲衣捧菩薩置金
机上至毋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
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
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
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
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
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
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
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
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丘
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藍摩國空荒歲久壇場無紀城邑丘
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来入寂滅巳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
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羣行
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
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
巳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
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
駕降臨我宅王曰介家安在為近遠
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
王欲建勝福敢来請謁王受其請遂
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
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
往觀而礼敬無憂王見巳瞿然謂曰
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
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
其疇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尠矣
清肅皎然而以沙弥捴任衆務遠方
僧至禮遇弥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
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第十六丈 [illegible]

遠而至礼窣堵波見諸羣烏相趍往

僧至禮遮羅墮必留三日供養四事
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

遠而至礼窣堵波見諸羣象相趂往
来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
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
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
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歳月亟淹行
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徳冥
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
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
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
虧勝業亦既離羣重申誠願懽然獨
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
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拭綿歷歳序
心事無殆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
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
自尓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弥揔知
僧事

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
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
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
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鏁冣後釋
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
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玆遠遁
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絶諸有漏闡鐸

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
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
非爲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
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
善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
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
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
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
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
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
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
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
衣凌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
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
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
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
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
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
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
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

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

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

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
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陁林有窣堵波
高三十餘尺昔如来寂滅舍利已分
諸婆羅門无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
(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
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
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
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

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
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
為害不絶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
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
故城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
荒蕪城内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
所建准陁(舊曰純陁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
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歳月雖淹水猶
清美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
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

唐言無勝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来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来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急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虗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

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知曰今
天帝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第三丈　宗

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
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
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
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
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
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
起窣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
是蘇跋陁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陁羅訛也）入寂滅之
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
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
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
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
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
无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
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
荅摩（舊曰瞿曇訛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
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
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第三丈　宗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

究乃為演説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
入法中受具足戒如来告曰汝豈能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
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辯語誠實則
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
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合濟无私
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説
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即受具戒
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
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
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
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寂滅是為如来最後弟子乃先滅度
即昔後渡蹇兔是也
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
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
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
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
言如来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
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
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更相謂
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檝無明長夜誰
為燈炬
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来寂滅
已七日供養之處如来之將寂滅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

金剛蹈地側有窣堵波是如来寂滅
已七日供養之處如来之將寂滅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
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
世間無依如来右脇卧師子牀告諸
大衆勿謂如来畢竟寂滅法身常住
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脱諸苾
芻等歔欷悲慟時阿泥律陀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末
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
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
虚空讃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
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
哭佛之處如来寂滅棺斂已畢時阿
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
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
絶與諸天衆至雙樹閒見僧伽胝鉢
及錫杖拊之號慟絶而復聲曰人天
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
如来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
慰問慈母遠来下降諸行法尒願勿
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
天宮降至雙樹閒如来為諸不孝衆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
天宮降至雙樹間如来為諸不孝衆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
来焚身之處地今黄黒土雜灰炭至
誠求請或得舍利如来寂滅人天悲
慼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幡
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
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
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為
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无損
焚身側有窣堵波如来為大迦葉波
現雙足處如来金棺已下香木已積
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陁言待
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
自山林来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
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
棺周殺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
於棺内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
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
人天悲慟衆涙迸染致斯異色迦葉
波作礼旋繞興讃香木自然大火熾
盛故如来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
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
足亦大迦葉波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弟子[illegible]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

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
足亦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
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
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
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
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
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
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
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
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
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
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
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淩此非宜
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
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
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
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隣龍
王醫那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
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
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
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
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
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

雜學究五明欽崇三寶接其居側建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
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
雜學究五明欽崇三寶接其居側建

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
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
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
壞佛法衆僧絶侶歳月驟淹而婆羅
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厖
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
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
淳乳煑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
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持食跪
而問曰大德慧利隨緣幸見臨顧為
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
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
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門
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
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
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
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
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
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
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
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
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

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慇然告
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
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門
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
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
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
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
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
濂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
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
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
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illegible]）
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
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其敬
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痆（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